

逢周日刊出



高德田慨嘆無人願意接手上海理髮店，他現在做得一天得一天

上海有「三把刀」——剪髮刀、裁剪刀、修腳刀。

65歲的上海理髮師傅高德田，手執剪髮刀已48年。打從替超級富豪郭德勝剪髮開始，他在行內已赫赫有名，平頭裝、蛋撻頭、飛機頭……通通難不倒他；今天老主顧去了，他卻還沒有放下這把刀。

沒有花巧造型、沒有堂皇裝修，高德田的理髮店，還是經得起時代考驗。當然，靠的是人情、經驗、堅持。就這樣，高師傅一天一天的快快樂樂上班去。

文：何麗華 圖：蔡文豪

# 高德田

# 上海飛刀例不虛髮

聽說北角渣華道從前老店林立，涼茶舖、雜貨店動輒也有二、三十年。近年老店不敵加租，加上時代轉變，整條街道都變了新興的寵物店、時裝店、美容屋……倒是開業28年的僑冠上海理髮店，屹立不倒。

踏進店子，幾乎樣樣都是「古董」。七、八張用了30多年的油壓式剪髮椅，以一字形排列迎客；店裡鑰匙頭的「百髮剪」及掃頭皮屑的「篋」，對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博物館古董。

剃刀、電髮器都是很傳統上海風味，置身店內彷彿停留在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。駐場的都是年過六十的老師傅，他們操濃厚的上海口音，穿著整齊的白色恤衫。店雖「懷舊」，卻打理得乾乾淨淨。

## 無心向學 跟父親學師

「最近白髮好像多了，替我染一下吧！」樓上女賓部的老顧客說。

「好，好！還有你頭頂的位置（頭髮）比較疏，一會盡量替你吹鬆點。」身穿紅色工作服的高德田，邊替老顧客梳頭髮邊分析。他每天早上都把自己的頭髮梳得高一高，衣着也要整齊齊齊的恤衫，堅守規範。

65歲的高德田，14歲隨家人由上海來港。當時在北角念初中的他，由於不擅廣東話，加上無心向學，17歲便跟隨父親學師，在父親開設的理髮店當學徒。

「正如舊老闆（高德田爸爸）所說，讀不成書，就要學一門手藝，那才可以在社會上立足。反正在那個時代，讀書不成不是什麼壞事，行行出狀元嘛！現在就不行了，大學畢業也彷彿是最低消費！」高師傅總是邊笑邊鎖着眉頭。

雖說是「事項」（老闆）的兒子，但高德田當學徒的3年裡，由男賓洗頭、剃鬚、剪髮，再到女賓染髮、電髮、梳頭……每事做到位，從不怠慢。「我覺得任何一門手藝，都要由低做起，如果最初兩、三年的根基打得不穩，往後二、三十年也很難成功。」

## 天分手藝 還需好耐力

40多年的經驗告訴高德田，做理髮師除了要有天分、手藝好外，還必須有耐性和態度好。「我們幫女士梳一個頭，不只要梳到漂亮，還要用風筒慢慢吹，有時更要做上髮捲，單單是吹頭髮要一小時了。你說，沒有耐性怎麼辦？」「還有，我們開門做生意的，什麼類型客人都要招待，遇上客人心情不好或脾氣古怪，隨時會無故被罵。」

他猶記得，一名幾乎每隔幾天就來梳頭的女熟客，有天心情不佳，突然大罵他給她梳的頭不合她心意，做不到的她的要求，高德田就站在她旁邊被無故罵了半小時。「後來她給我打電話，說

對不起，那天有點事煩，語氣重了。我說：算了罷，大家都是人，都有心情不佳的時候。做我們這行，跟很多行業一樣，甚至跟做人處世一樣，一定要懂得體諒別人。」

## 昔日剪髮 擔攪仔排隊

80年代初，高父退休了，高德田便接手父親的生意，並把舖頭搬到渣華道。從學徒，到師傅，再接手父親的理髮店，他在這個行業一做便是48年。就連他位於渣華道的新店，也已悄然走過28個年頭。

談起舊事，高德田笑意盈盈：「20年前，來我們這邊剪髮要帶小攪來排長龍，新年時要在門外排隊2至3小時才可能進入店舖理髮……試過有位富豪，在美國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即將回來了，叫我準備替他剪髮，然後便派了司機來接我到他的家。」這是風光，也是尊嚴。

90年代開始，形形色色的髮型屋愈開愈多，加上現時流行的陶瓷電髮、負離子直髮等，老師傅一概不曉，傳統的上海理髮店已日漸式微。現時剩下的上海理髮店已寥寥可數，不出10間。高師傅唏噓地說：「現在無人願意入行，更無人願意接手，到我們這一代退休，店舖也留不住。」那麼他打算何時退休？「做到兩腳一伸時，就退休了，哈哈哈哈哈！」雄亮的笑聲，從2樓沿樓梯轉到地下。說他堅持也好，固執也好，總之他做得一天得一天，快快樂樂上班去。



鑰匙頭的「百髮剪」、掃頭皮屑的「篋」，以及恤髮用的塑膠髮捲等，都是上海理髮店的必備工具



高德田在這行一做便是48年，找他理髮的很多都是老顧客

## 術語記趣 山頭要烤草

「山頭要烤草，條友好波挖！」到上海理髮店洗頭，可會感到自己霎時間像是處身外太空，完全聽不懂師傅們說的「外星話」？高德田說，在上海舖工作，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揚州人，他們愛用上海話溝通；加上行內術語千奇百怪，別人能猜得透才怪呢！

70年代的理髮店，有很多行內術語和背語，有部分沿用至今，部分已幾乎成了古語。那麼有什麼常用術語？據業內人士介紹，最基本的有：「烤草」（剪髮）、「放草」（電髮）、「槓草」（替客人洗頭）、「老媽」（焗油）。此外，男客人可稱為「山仔」或「山頭」，女客人則是「莫仔」或「莫泉」。

在服務性行業工作，遇難也會遇到挑剔的客人，或碰上客人心情不佳被罵。這個時候，師傅們多會以上海話加行內術語來交談，免得被客人聽見。例如

「撞鼻蘇」即是被顧客罵；「山頭要烤草，條友好波挖」即是「有男客要剪髮，但這人很挑剔」。

此外，我們平日到理髮店剪髮，店員可能會問你找「Jenny還是阿Ken」，但到上海舖，則會問你找幾號師傅。別以為他們的代號一定是1、2、3、4，行內人都慣以術語和背語溝通：「白板」是1號師傅、「夫子」是2號、「霸王」3號、「麻到」4號、「紅柑」5號、「摺」6號、「聚子」7號、「番瓜」8號、「圓盅」9號、「大千里」則是10號。

據指，理髮店的術語是來自上海籍師傅，至於來源是怎樣，已無從稽考。五、六十年代開始，大批上海人來港工作及定居，上海理髮店的術語順理成章在香港發揚光大。不過，隨着傳統上海師傅愈來愈少，這些術語也隨之漸漸失傳了。

## 理髮 裁縫 修腳 滬上「三把刀」聞名

談起「上海師傅」，人們都有很高期望，因為它象徵手工精細、製作嚴謹，是金漆招牌。打從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開始，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，他們把技術與文化帶來香港，為港人恤髮、做衫、去腳皮。而上海師傅中，以「三把刀」最為著名——剪髮刀、裁剪刀、修腳刀。

「剪髮刀」意即理髮技術。高德田師傅說，五、六十年代，甚少有人自己洗頭，人們大多數會光顧理髮店，通常約一星期一次。而上海理髮店除了替客人洗、剪、吹，還會為男士提供剃鬚、刮面等全套服務。上海理髮店很快便成為當時香港理髮業的主流，單是英皇道便有十多間。

「裁剪刀」就是裁縫的工藝。三、四十年代上海經濟繁榮，華洋雜處，掌握了各國的靈巧手工，一批專做洋服的師傅應運而生。這些師傅來到香港後，以一流手藝、燙貼剪裁贏得美譽，成為本地富豪貴族御用服裝師。要數最具代表性的上海洋服店，首推40年代年開業的培羅蒙。該店的裁縫師全由上海出身，全部皆有豐富的造衫經驗。一件西裝超過七城地方以人手一針一線縫製，布料從意大利、英國運來，乾洗數次都不會變形，盡顯上海手工的精髓。不過，這裡出售的西裝每套價錢不菲，平均8000至1萬元不等。

「修腳刀」就是修腳服務。正宗的修腳師傅需花4年時間培訓，最初由削篋子開始，削出又薄又均勻的碎屑後，才可以替門下實習。學成後，手拿斧刀、湯刀、修刀、括刀、鉗刀及捏刀等不同工具，替客人修腳甲、去雞眼、挑出倒生趾甲、醫灰趾甲等。

要說修腳刀歷史，不得不談上海澡堂。本港首間正宗上海澡堂浴德池於1947年在太子開業，專門為男性提供上海按摩和修腳服務等。80年代是它的全盛時期，每日動輒有數百名顧客幫襯，當中不乏名人富



在上海理髮店，老師傅為顧客刮鬚子的情景十分常見

豪，因此又有「名人澡堂」之稱。浴德池原址於數年前清拆，現已搬到油麻地。隨着氹式澡堂走下坡，加上屬厭惡性行業，現時修腳師傅已寥寥可數。